
中国古代符号思想研究专辑 ● ● ●

禅宗公案中的符号自我与美学意味

李建春

摘要：禅宗公案有一系列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用以表达不可言说的自性，在言说和不可言说的两难情景中，禅宗以符号自我呈现真实自我，在符号自我消失的瞬间使真实自我得到澄明。禅宗公案既有现象学的意味，又和符号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从符号自我的角度论述禅宗公案的美学意味。

关键词：禅宗公案，符号自我，澄明

DOI：10.13760/b.cnki.sam.2015.01.015

The Semiotic Self and Aesthetics in Zen Koan

Li Jianchun

Abstract: Zen Koan reveals the inexpressible nature of the self via its unique sign system. In Zen Koan, the real self becomes clear when the semiotic self disappears; only thus can the real self be represented and the unspeakable spo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miotic sel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ological and semiotic significance of the aesthetics of Zen Koan.

Keywords: Zen Koan, semiotic self, clearness

公案是佛教禅宗用语，公案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可以是对话和故事，

也可以是一个表情或动作，文本依据禅师之间对话时的语境而生成意义。把公案看成一个由作者、文本和读者构成的交流过程，作者和读者都不可避免具有符号自我特性。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不同，禅宗公案和对话往往谬怪诞，因此符号自我在公案中凸显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禅宗公案中符号自我的审美意义

公案不仅是一种文本，还是修行的方法，即“参公案”。例如《禅宗无门关·三十八·牛过窗棂》，五祖曰：“譬如水牯牛过窗棂，头角四蹄都过了，因甚么，尾巴过不得？”以般若智慧对公案的思考就是“参”。公案可以作为工具帮助参禅者明心见性，现代哲学和心理学可以这样理解：“参”就是把意识专注在一则公案上，公案的荒谬性能诱发禅师的深层意识，即三摩地。这时，禅者身心与世界圆融一体，物我两忘，自我突然消失，而达到无我的境界，这种“无我”状态的持续就会让禅者直觉到禅师所说“本来面目”。但是挡在“本来面目”前面的恰恰是“我执”，即对自我的执著。如何消除“我执”这个自我？公案叙述经常设置让自我凸显的情境，只有让自我凸显出来才能最后破除它。《禅宗无门关·第五·香严上树》中香严和尚云：“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树，树下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即违他所问，若对又丧身失命，正恁么时作么生对？”这里“西来意”是个大问题，必须要说，可是说的时候会丧失身命，况且也说不出，这种置于绝境的情景其实是提出了自我与言说的问题：执著于言说就是执著于自我，在表达西来意的时候，就是用语言符号表达自我，因此“香严上树”的公案就已经提出了符号自我的命题。

禅宗的目的是使心灵的本质直接显现，呈现自性，也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教哲学认为，世界是由不真实的假名也就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人的意识实际是被符号支配的，现实世界是一个语言符号所指称的世界，是假名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的本身。世界作为对象并不能直接呈现，它必须经过语言符号的中介。禅宗直接呈现真如即真实，因而禅宗的语言符号就具有了一般语言符号没有的特性，只有禅宗独特的符号才能呈现内心深处的佛性。

问题是禅宗的目的是破除我执，就是要听者（读者）直接认出那个自我，然后破除他，真如才能呈现。例如《禅宗无门关·三十五·倩女离魂》，“五祖问僧云：倩女离魂，哪个是真底？”这个公案来源一个美丽的鬼故事。倩女从小订了娃娃亲，可是她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为了逃避婚约，她和心

上人远走他乡。后来她想念家乡的父母，回到了久别的家里，可是她发现还有一个小倩躺在家里的病床上，而她的父母对于她的出走一无所知。倩女来到自己的房间，此时两个倩女合二为一。这里哪个才是小倩真实的自我？还是两个都不是呢？从故事叙述的角度说，出走的小倩应该是真实的，可是从公案的角度说两个又都不是真实的。通过故事和公案的互文性阅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文本同时具有的不同符号自我。

倩女离魂的故事明确提出了身份与自我的关系。自我是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建立的，确定自我的途径是确立身份。赵毅衡说：“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不管是作为思索主体的表意与解释，还是作为行动主体的行为与反应，都必须从一个个具体身份出发才能进行。在具体的符号活动中，自我必然以某种表意身份出现，身份暂时替代了自我。”（2011，p. 346）倩女既是情人又是女儿，她的身份因此难以确立，那么讲故事的叙事者身份又如何呢？五祖问：“倩女离魂，哪个是真底？”被问者的身份又如何确立？在回答倩女的身份自我的时候，回答者自身的自我也突然呈现出来。

禅宗公案中的符号自我往往是不能确定或者不能指认的，与现实中可以确定身份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禅宗公案中的符号自我打破了和现实的关联，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忘我境界，因而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二、禅宗公案中的符号特性与美学意味

禅宗公案中的文本符号不是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而是在文本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使意义不断产生繁衍，从而符号自我也不断繁衍。从公案本身的“意旨”（普通读者看到的表面意思）到被禅师悟出的“意旨”（如禅师们答非所问的回答方式），是讲述或者提问者的“建构”与接受者或被提问者的“解构”不断交锋的过程，而最终目的是认出符号自我。因此，倩女离魂的公案是对自我的澄明。要实现对自我的直观和澄明，禅宗使用了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符号。禅宗符号具有三个特性：

第一，禅宗符号是鲜明的意象性符号，具有意象性才能消除语言符号的抽象性，使自我作为存在得以呈现。禅宗公案和对话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表意活动，所以必须使用语言符号，但是一般的语言符号其所指为表象或者概念，不能使自我和心灵直接呈现。因此，把普通的语言符号转变成为具有意象性的符号，才能使听者（读者）于言下大悟。《祖堂集》有一则公案：“有一日，大师领大众出西墙下游行，忽然野鸭子飞过去。大师问：‘身边什么物？’政上座云：‘野鸭子。’大师云：‘什么处去？’对云：‘飞过去。’大师把

政上座耳拽，上座作忍痛声。大师云：‘犹在这里，何曾飞过？’政上座豁然大悟。”（静、筠禅僧，2001，p. 670）从字面意思看政上座说野鸭子飞过去了，他的心也就是自我也随野鸭子飞走了。大师拽他的耳朵，他感到疼痛，大师问不是在这里吗？这个疼痛的是什么东西？“犹在这里，何曾飞过？”那个自我就在这里啊。所以政上座“豁然大悟”。在这一段对话中我们看到“野鸭子”这个符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自我的意象，是一个符号的自我，当政上座突然看到这个自我的时候就大悟了。正是禅宗公案对日常语言的转变使禅宗语言符号具有了充分的意象性，使听者（读者）的自我从活生生的感觉中得到呈现。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宗的符号自我，它带着充分的感觉和体验，是一种当下的存在，而不是一般语言符号对于对象的抽象概念。怀特海说：“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转引自赵毅衡，2011，p. 4）人类使用符号是为了表现自我，没有符号也就没有意义的生成。问题是现实的语言符号却不能直接呈现出人的自我存在，因为语言是抽象性的，是表象或概念体系，也就是佛教说的“假名”的世界。禅宗符号的意象性使自我得到呈现，因而也具有了鲜明的美学意味。杨春时说：“审美符号通过对现实语言符号的特殊的运用，使现实语言符号的意义与涵义分离，消除其意义层面，保留涵义层面，从而使现实符号转化为审美语言符号。”（2013）禅宗公案正是使现实符号的意义与含义分离，因而就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第二，禅宗公案的符号系统因为打破了习惯上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使它具有了主体间性，使主体与世界同一，从而实现对世界实相的直观。所谓存在的同一性直观，是我与世界的共在与澄明。在日常的世界中，主体与客体是对立和分离的，这种分离主要表现为语言符号与人的对立。禅宗在实践上不是靠征服、统治世界来解决主客体分离的矛盾，而是在精神上克服主客观的对立。这就要求排除主客观分离的现实语言符号，使用主客观同一的禅宗语言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超越了认知语言符号与意向语言符号的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倩女离魂这个公案中，有两个倩女，即病在家中的倩女和灵魂出窍的倩女，两个倩女比喻的即是现实世界的分离。五祖发问：“哪个是真底？”这时，倩女的能指和所指是分离的，“倩女”作为现实世界的符号突然失去了意义，听者当下就可以看到“倩女”的本质，这也就是禅宗的“直指人心”。而这个公案的实际发生原理是，听者在五祖问后首先拷问自己，观照自己的存在，放开两个倩女的真假问题，而使自我的存在得到显现。这个公案的发生，

是一个心灵让另一个心灵得到呈现，这就好比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这种交流中，说者、符号和听者构成的是一个让自我呈现的对话，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一般的出于功利的交流。正如诺伯特·威利所说：“它们试图以二元思维来再现符号与用符号的人，即自我。这就导致一幅不完整的、扭曲的自我肖像。”（2011，p. 225）而真正的“符号自我”则为人“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没有还原的自我”（2011，p. 240）。一个公案不仅使用了现实的语言符号，而且在构造禅宗语言符号的过程中消解了现实语言符号，包括消解了它的现实意义，从而消解了符号自我，使真实的自我突然呈现，也就是达到了明心见性，显现“本来面目”的效果。

第三，禅宗符号具有超越性，能够超越现实符号的意义和局限，从而能够使存在直接显现。禅宗语言符号的目的不是表达现实的意义，而是澄明自性，显现存在。因此禅宗符号取材于现实的语言，又超越了现实的语言符号。《传灯录·汾州无业禅师》中马祖和无业的对话生动地阐释了禅宗语言符号的超越性：“马祖睹其状貌瓌伟，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师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即佛，实未能了。’马祖曰：‘只为了的心即是，更无别物。’师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祖曰：‘大德正闹在，别时来。’师才出，祖召曰：‘大德。’师问首，祖曰：‘是什么？’师便领悟礼拜。”（释道元，2011，p. 121）这段生动的对话，表面是现实的语言，但是克服了现实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同一。禅宗语言符号由于其超越性，超越了语言符号的现实意义，表达了语言难以表达的禅意。在禅宗公案中，符号不是显现一个有限的世界，而是作为本体世界的直接澄明。使用符号的过程最终消解符号，自我符号消失，本真直接呈现，这就是禅宗所达到的目标。

三、拈花微笑：符号自我的经典公案

禅宗应该是起源于这个美丽的传说：“师尊昔在灵鹫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师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1934，p. 293）这是《禅宗无门关》中的一个公案“师尊拈花”，在这个公案中，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查禅宗与符号自性的关联。

第一，拈花就是表现自性。因为自性不可言说，所以佛祖以拈花象征自性，一切佛都是悟出自性而成佛。佛祖拈花微笑就是向大众宣说无言之法，迦叶会心微笑则表示明白了佛祖的用意。自性不可说，拈花微笑也只是表达

了符号自性，所以迦叶还以微笑，此时真实自性得到澄明。

第二，禅宗公案以各种可以充当符号的事物表示自性，以象征性动作或物品表示自性，这从佛祖“拈花微笑”开始，到唐宋在中国蔚然成风。中国文化自《诗经》开始就善用象征的手法，到了禅师那里发挥到了极致，禅师借用任何日用品、动物、肢体动作等来象征自性，形成了独特的禅宗符号语言系统。

第三，佛祖的拈花微笑像是考试，唯有迦叶知道答案而付以微笑，自性这时候得到澄明，佛祖便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可见禅宗的印证就是自性或者心灵澄明的状态，是主体间性的相互证明。自性是形而上的，也是语言不能表达的，佛祖以拈花意旨不可言说，言说就会形而下，就离开了自性的本体。佛祖的拈花和迦叶的微笑既都是符号，但又都不假言语，以有限表达了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正是禅宗美学的意义所在。

引用文献：

-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1934）. 大正藏（第48册）. 台湾：白马书局.
- 静、筠禅僧（编）（2001）. 祖堂集.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释道元（2011）. 传灯录（卷8）. 海南：海南出版社.
- 威利，诺伯特（2011）. 符号自我（文一茗，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 杨春时（2013）. 审美语言符号的现象性.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3），24.
- 赵毅衡（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建春，济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禅宗美学。

Author:

Li Jian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in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esthetics in Zen Koan.

Email: xiribu1994@126.com